



美国白宫与国会共和党人 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初步一致

新华社纽约5月27日电（记者刘亚南）美国总统拜登和众议院共和党籍议长麦卡锡27日晚分别宣布，已就联邦政府债务上限和预算达成初步一致，预计很快把有关协议文本提交国会投票。

拜登当晚发表声明说，这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代表了双方的妥协。双方谈判团队将在28日完成立法文本讨论，然后提交给美国国会两院。

麦卡锡表示，国会议员将在28日获得有关协议文本，众议院将在5月31日进行投票。

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26日表示，如果国会不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估计到6月5日财政部资金将不足以履行支付义务。

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信息，美国联邦政府目前债务规模约为31.46万亿美元。如果分摊给美国民众，相当于每个美国人负债9.4万美元。在此次债务上限“濒危”前，据美国国会相关部门统计，自二战以来，国会已经102次对债务上限进行调整。近年来两党争斗日益加剧，债务上限谈判扯皮不断，造成市场动荡和政府停摆等乱象。

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遭炮击 致1人死亡3人受伤

新华社莫斯科5月27日电（记者华迪）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27日说，该州舍别基诺区当天遭乌克兰方面炮击，导致1人死亡、3人受伤。

格拉德科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死者为当地某公司的一名保安，三名伤者中有两名未成年人。袭击还导致当地两家大型企业设施受损，其中一家企业建筑物起火。此外，城市输电线也遭到破坏。

格拉德科夫当天早些时候说，舍别基诺区行政中心舍别基诺市当天也遭到数次炮击，多处住宅、商店损毁，还有车辆被烧毁。

本月22日和23日，别尔哥罗德州连续遭到武装袭击和大量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认为是乌方“入侵”，但乌方否认与己有关，称是“俄罗斯反政府武装团体”所为。

乌克兰危机去年2月升级以来，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等边境州不时遭到越境炮火波及。

土耳其总统选举开始进行第二轮投票



土耳其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当地时间28日8时(北京时间13时)开始进行，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和反对党阵营“民族联盟”候选人克勒奇达尔奥卢展开最终角逐。图为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参加投票。 新华社发

韩亚航空乘客称空中开舱门为“透气”



韩国警方27日说，前一天在韩亚航空一架客机着陆前打开机舱门的乘客告诉警方，他这么做是因为感到“透不过气”，想要“快点下飞机”。韩亚航空一架搭载194人的客机26日在韩国东南部城市大邱准备着陆，在距离地面200多米的高度时，一个紧急出口舱门突然被一名坐在附近的男子打开，导致大风灌进机舱，乘客陷入恐慌。客机最终在舱门打开的状态下完成降落，机上乘客没有严重受伤，但有12人在惊恐中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其中9人被送往医院。图为5月28日，在韩国大邱，在空中打开飞机舱门的男子前往法庭。 新华社/美联

新研究发现 心理压力加重消化道疾病的机制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许多患有慢性肠胃疾病的人，心理压力过大时病情会加重。美国一项新研究发现该现象背后的生理机制，可能帮助开发治疗炎症性肠病等疾病的新方法。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科研人员在新一期美国《细胞》杂志上发表论文说，用小鼠进行的实验显示，心理压力导致机体分泌的糖皮质激素增加，后者经两条路径影响肠神经系统，促使肠道炎症水平上升。

研究人员连续一星期每天让小鼠在狭窄的管道里待3小时，使其心理压力水平上升，然后用一种化学刺激物使小鼠出现类似炎症性肠病的症状。其中一部分小鼠接受药物治疗，抑制糖皮

质激素的作用。结肠镜检查发现，经药物治疗的小鼠肠道炎症和损伤水平较低，未经治疗的小鼠症状要严重得多。

对小鼠结肠组织样本进行的基因分析显示，糖皮质激素持续保持高水平使小鼠的肠神经胶质细胞发生变化，一些促进炎症的基因活动增强。肠神经胶质细胞分布在胃肠壁中，为肠神经元提供营养和支持，并参与调控肠道功能，糖皮质激素会促使它们产生一种称为CSF1的细胞因子，引发炎症反应。

这项研究显示压力管理可能对炎症性肠病等疾病的治疗很有价值。炎症性肠炎在人群中发病率较高，发病机制不明确，很容易复发。

国际观察

「美国想要的不是盟友，而是忠诚的仆从」

起底美国同盟体系



五月二十一日，民众聚集在日本广岛袋町公园，抗议七国集团峰会。 新华社记者 张笑宇 摄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最近参加活动时发表演讲说：“我们将毫无歉意地在国内推行产业战略，但我们明确承诺不会丢下我们的朋友。”对于沙利文这番表态，日本多摩大学规则制定策略中心副主任布拉德·格洛瑟曼评论道，这些“悦耳动听”的话语并不能让美国的伙伴感到安心，因为美国通过制定《通胀削减法》和《芯片与科学法》等法案，让美国公司拥有了比来自盟国的竞争对手更大的优势。

近来，越来越多“盟友”不愿紧跟美国的脚步：法国、德国等国政要呼吁“避免成为美国的附庸”；沙特等中东国家谋求战略自主的步伐加快，中东地区迎来一波“和解潮”；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一再拒绝跟随美国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哥伦比亚拒绝美国的提议表示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越来越多的国家日益发现，美国把同盟体系当作维护自身霸权的工具，要求“盟友”服从美国意志，甚至为了美国利益“背后捅刀”。正如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塞维姆·达代伦所说：“美国想要的不是盟友，而是忠诚的仆从。”

A “沉迷于自己首要位置和主导地位”

美国同盟体系始于二战之后，主要标志是1949年北约的成立。此后，美国又建立了美日、美韩、美菲等一系列双边同盟，逐渐构筑起遍布全球的同盟网络。这些同盟关系围绕美国霸权地位形成，最初是为在冷战中应对来自苏联的所谓“安全威胁”而成立，但在冷战结束后并没有寿终正寝，反而继续加强。为巩固自身霸权，美国不断在世界各地挑动国家间矛盾，其“盟友”们不得不依附于美国。

北约东扩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美国主导下，北约以俄罗斯为“假想敌”，不断东扩。巴西国际政治经济学家何塞·路易斯·菲奥里指出，美国到处散播“俄罗斯恐惧症”论调，好像不妖魔化外部敌人，西方就无法团结起来。

乌克兰危机升级，欧洲大陆重燃战火，正是源于北约对俄全方位的地缘战略挤压。美国的目的是用战事削弱和拖垮俄罗斯，同时也借机压榨欧洲“盟友”，确保对它们的掌控。

近年来，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频频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在亚太地区加紧构建三边或多边安全合作体系，包括美日澳合作、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等，谋求构建“亚太版北约”，甚至引入域外“盟友”，建立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这些举动的真正目的就是遏制打压中国，同时借机加强对亚太“盟友”的控制，以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

拜登政府上台后，打着“重回多边主义”的旗号，大搞“小圈子”和集团政治，以意识形态划界、阵营对抗的方式来割裂世界。最近，美国在这方面的动作越来越密集：与日本、韩国强化三边军事合作，推进情报共享机制，将“核保护伞”触角伸到东北亚地区，把组建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提上日程；宣称美国与菲律宾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适用于南海，还拉日本欲建立新的美日菲“三方联盟”；作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国防部已经要求国会授权向澳大利亚转让核动力潜

艇。

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G7)最近在日本广岛举行峰会，这一机制是美国同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霸权的重要支撑，因此峰会在美国主导下发表联合声明抹黑攻击中国。埃及埃中商会秘书长迪亚·赫尔米说，美国试图照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套路，利用G7峰会在亚太地区挑起冲突。G7是一个被美国操纵的“政治化团体”，以牺牲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为美国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

但美国拉帮结派、煽风点火之举并不符合很多“盟友”的根本利益，许多国家不愿跟随美国与中国搞对抗。澳大利亚“对话”网站刊文指出，如果美国要遏制中国，就得领导一个致力于同一目标的联盟，而“美国这种抱负令它的许多盟友越来越不安”，“在美国的亲密盟友中，似乎没有这种愿望”。澳大利亚前外长鲍勃·卡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堪培拉不需要一个“沉迷于自己首要位置和主导地位”的美国。

B “炮火甚至会对准盟友”

“不要再谈论‘北溪’了。”美国《华盛顿邮报》今年4月初发表文章指出，西方国家官员并不急于查明“北溪”管道爆炸的真相。用一名欧洲外交官的话说，他们宁可找不到答案，也不想去面对“盟友”是肇事者的可能性。

而这位“名字都不能提”的盟友，就是美国。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卡根曾经在谈到美欧关系时这样比喻：美国人负责“做饭”，欧洲人负责“洗碗”。从美国同盟体系内部来看，美国与“盟友”之间就是这样这样一个不平等的从主关系。

美国在盟国驻军，使盟国依赖于美国军事力量的同时，也加强对盟国的控制。美国智库昆西西负责任治国研究会2021年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在海外8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750个军事基地，几乎是美国驻外使领馆和使团数量的3倍。与此同时，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等同盟条约都有免责条款，规定

在特定情况下美国可以放弃履行条约义务，以确保华盛顿掌握更多主动权。

当“盟友”与美国立场不一致时，美国就动用各种手段对其进行施压。今年4月，法国国民议会举行了一场关于外国干涉问题的听证会。法国前经济部长阿诺·蒙特堡细数美国多年来对法国的霸凌行为，比如法国2003年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因此遭到美国报复，关键武器部件遭禁运，导致法国“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正常服役受到影响。“这是号称是法国‘朋友’的国家采取的报复行为。这是对我们主权的干涉。这样的干涉已发生多次，未来可能还会重现。”

“盟友”还要长期忍受美国无孔不入的监听。从2013年曝光的代号“棱镜”的秘密监听项目，到2021年媒体爆料美国通过丹麦情报部门监听欧洲盟国领导人，再到最近发生的“泄密门”事件，暴露出美国从未停止对其“盟友”的大规模监控。法国前总理弗

朗索瓦·菲永日前在公开听证会上坦言：“我确实遇到过外国干涉，大部分时间，这些干涉来自一个友好同盟国家——美国。”

美国为自身利益而对“盟友”背后捅刀的行为不胜枚举：为帮美国企业打压竞争对手，利用“长臂管辖”拆解法国的阿尔斯通公司；为保护美国公司利益，对欧洲企业挥舞关税大棒；因土耳其采购俄罗斯武器而对土实施制裁；疫情期间多次高价抢购、截留“盟友”防疫物资；从法国手中抢走澳大利亚数百亿美元的潜艇订单；推出《通胀削减法》《芯片与科学法》，直接损害欧洲相关产业竞争力……英国《经济学人》周刊文章指出，美国的经济民粹主义威胁着欧盟的长期竞争力，“不仅欧洲大陆的繁荣受到威胁，跨大西洋联盟的健康也受到威胁”。

德国席勒研究所国际问题专家赛巴斯蒂安·佩里莫尼说，美国单极世界的逻辑决定了“美国的炮火甚至会对准盟友”。

C “没人愿与霸凌者为伍”

“美国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一个覆盖全球的同盟和联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支撑的。”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曾对美国的全球同盟体系引以为傲。

而如今，不少“盟友”不愿事事紧跟美国，甚至在某些事件上与美国保持距离。“没人愿与霸凌者为伍。美国人将发现自己被世界其他地方孤立。”美国经济教育基金会网站一篇文章这样解读背后的原因。

5月19日，第32届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理事会会议在沙特阿拉伯吉达举行。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时隔12年重返阿盟峰会，不少国际观察人士将此视为阿拉伯世界重回大团结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却谴责阿盟重新接纳叙利亚，称美国不会同巴沙尔政权实现关系正常化，也不支持“盟友”伙伴采取此类行动。

阿盟重新接纳叙利亚一事证明，美国通过挑拨矛盾、煽动对立来操控地区局势的做法不得人心。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研究中心在一份题为《中东：从十年冲突到和解时代到来》的报告中指出，拜登政府对阿拉伯“盟友”的关切毫不在意，不征求它们意见便在地区重要问题上作出单方面决定。如今，中东地区力量对比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地区秩序不再受美国操纵。

土耳其亚太研究中心主任塞尔克·乔拉克奥卢说，美国奉行单边主义，在中东地区不仅频频动用武力，而且滥用单边制裁，这些都是中东民众反美情绪激增的主要原因。华盛顿研究所去年11月进行的民调显示，近六成沙特人和阿拉伯人表示，“现在不能指望美国，应该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俄罗斯或中国”。

中东“盟友”寻求摆脱美国控制的举动并非偶然。在欧洲，“战略自主”再度成为领导人发言时的高频词。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欧洲必须为战略自主而斗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说，“没有自治，我们就无法摆脱依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洲“能够并且必须打造独特的欧洲方针”。

“美国的主要盟友都喊出‘不再做附庸’，这恐怕预示着美国主导地位走向终结的开端。”欧亚时报网站评论说，“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军事联盟的世界里……当今世界是多极化的，不结盟可能成为最强大的全球新秩序”。

“美国正在变得孤单。”观察国际格局的走向，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得出这样的结论。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记者柳丝）



5月19日，在沙特阿拉伯吉达，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左）在阿盟峰会召开前的欢迎仪式上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握手。 新华社发